

評劇叢刊

第十集



陳
妙
常

編輯說明

一、評劇是流行在東北、華北的主要劇種之一。近來中國戲曲研究院及東北、華北各地的戲曲工作部門，均曾進行了一些整理、改編的工作。爲了使此項工作更有計劃地進行，並推荐一些新創作的劇本，以充實各地評劇劇團的上演劇目，在中國戲劇家協會具體協助下，由中國戲曲研究院、東北評劇劇目整理委員會、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天津市劇本創作室共同編輯了『評劇叢刊』，供全國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評劇叢刊』所收的，爲目前比較流行的評劇傳統劇本，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評劇劇本，以及表現現代生活的新創作的劇本；但亦酌量選取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凡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所有整理工作，都由有經驗的演員參加或協助；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各地劇團的實驗演出。

一、凡改編的與新創作的劇本，都是盡量選取內容上比較優秀的，在舞台上演出效果較好的，並經過作者與改編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訂。

一、我們會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進行編輯工作。但編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陳

妙

常

盛強政編

前記

宋代，金兵南侵，陳妙常在戰亂中與家人離散，孤身流落在金陵，無奈投到女貞觀出家。在觀中她雖然得到住持法成的憐愛，但，孤寂、單調的生活，使她感到非常苦悶。

一個夏天，法成的姪兒潘必正，因為到臨安應試沒有考中，路過金陵，到觀中寄居讀書，以待來年科考。他和陳妙常在觀中有了接近的機會，常常在一起談論詩文、彈琴唱和，漸漸發生了愛情。

法成發現了潘、陳的關係，爲了維持觀中的戒律和姪兒的前途，不斷在暗中阻撓。潘、陳正在熱愛的時候，法成的阻難絲毫不生效果；於是她就強迫潘必正離開女貞觀到臨安去；並且在臨行時，不許潘、陳見面，親自把潘必正送到船上。

潘去後，陳妙常不甘心於愛情的被破壞，毅然決然地擺脫了一切顧慮，逃出女貞觀，去追趕潘必正。

在絢麗的晚霞裏，陳妙常終於在秋江的渡船上與潘必正重會了，愉快地達到了他們美好的願望。

這個劇目是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盛強根據杜穎陶、范鈞宏、樊放合編的河北梆子『陳妙常』，並參考了川劇『玉簪記』的演出本，和明代高濂的『玉簪記』傳奇改編的。在改編過程中，是與中國評劇團演員新鳳霞一起進行研究的，並吸取了她的意見。

陳妙常

第一場

〔進安揹着書琴，引潘必正上〕

潘必正：（唱）秋江風靜水悠悠，

舟船往來日不休。

趕考未中羞回轉，

數年熱望付東流！

唉！

進安：唉！

潘必正：啊？進安，你爲何長歎哪？

進安：相公，您又爲什麼長歎哪？

潘必正：我只望臨安會試，一舉成名，不料忽得急病，未能終場，如今名落孫山，

有何面目轉回鄉里？教我怎的不愁！

進安：您愁，我更愁哇！

潘必正：你愁的什麼？

進安：您想，咱們臨走的時候，員外、安人教我好地服侍您；不想您忽得急病，落第而歸。知道的，是您自己不小心；不知道的，準得怪我沒有好好地伺候您。您回家，怕丟臉兒；我回家，怕挨板兒。相公，我挨板兒，可比您丟臉兒，要疼得多呀！

潘必正：休得胡言！看前面已是金陵。那裏有座女貞觀，我有一姑母，自幼在觀內出家，如今做了住持。倒不如投奔那裏，埋頭讀書，等待明春恩科，再去臨安赴試，定要得中而回。

進安：住姑子廟去！那成嗎？

潘必正：想那女貞觀乃是清靜之所，正好讀書；況且那住持又是我的姑母，有何不可！進安，隨我女貞觀去者！

（唱）久別姑母少問候，

今日落第去相投。

觀中清靜且埋首，
明春再去把名求。

〔潘必正、進安同下〕

第二場

法成：（上，唱）

女貞觀內修真養性，

早晚燒香勤誦經，

斷絕塵緣道心定，

清淨無爲心自明。

香公：（上）啓稟觀主，有一位年輕的相公前來拜訪。

法成：哦，年輕的相公！可是平日的施主？

香公：不是。聽他講話，不是我們金陵的口音。

法成：他講些什麼？

香公：他說是來投親的。

法成：投親的！你可曾問他姓什麼？

香公：問過的，他姓潘。

法成：姓潘？好，說我有請！（出迎）

香公：有請！

〔進安、潘必正上〕

潘必正：（念）落第無顏回故里，女貞觀內把親投。——姑母在哪裏，姑母在……

（施禮）啊，姑母！

法成：哦，你是……

潘必正：小姪必正前來看望姑母。

法成：哎呀呀，原來是必正姪兒；多年不見，已經長大成人了！

〔法成、潘必正同進內。香公下〕

潘必正：姑母請上，待姪兒大禮參拜。（下拜）

法成：一路風塵，不必拜了。姪兒坐下！

潘必正：是。（坐）進安，向前拜見！

進安：是，進安給老姑奶奶叩頭。

法成：罷了。——啊姪兒，你爹爹、母親可好？

潘必正：爹娘安泰，問候姑母金安。

法成：好，好，我也好哇。——啊徒兒，打茶來！

陳妙常：（捧茶具上，唱）

正在房中念真經，

忽聽師傅呼喚聲；

忙進雲房將茶送，（見潘必正）

原來是施主到觀中。

施主請茶！

法成：啊，徒兒！這是我姪兒潘必正。

陳妙常：哦，原來是潘相公。

（陳妙常、潘必正相互注視）

潘必正：啊，姑母，這位仙姑……

法成：這是我徒兒陳妙常。

潘必正：陳仙姑，小生有禮了！

陳妙常：潘相公，貧道稽首了！

法成：啊，姪兒，你因何到此？

潘必正：唉，姑母哇！

（唱）未開言不由我羞慚滿面，

尊姑母聽姪兒細說一番：

奉父命到臨安去赴科選，

一心想中高科奪取魁元。

法成：姪兒經綸滿腹，想必高中了。

潘必正：（唱）前兩場我自問才華盡展。

法成：這第三場呢？

潘必正：（唱）恨只恨遭意外未能終篇。

法成：却是爲何？

潘必正：（唱）忽然間得急病難以完卷，

出場後未幾日身體復元。

法成：唉，你病得好沒道理！

潘必正：（唱）因此上這金榜無有名姓。

法成：也是你的官星未動啊！

潘必正：（唱）回鄉里自覺得臉面難堪。

法成：這也無有什麼難堪的。

潘必正：（唱）我有心借此地重溫書卷。

法成：好哇！菴中清靜得很，正好讀書。

潘必正：（唱）又恐怕擾清修心中不安。

法成：姪兒啊！

（唱）幾年來我常把家鄉思念，

只說是入空門難以團圓。（傷感落淚）

（陳妙常也暗自拭淚）

法成：（唱）不料想今日裏骨肉相見，

你說什麼打攪，道什麼不安！

潘必正：姑母不必悲傷，姪兒在此陪伴姑母，安心讀書就是。

法成：這便才是。（看妙常）啊，徒兒！

陳妙常：師傅！

法成：（唱）你且回房去讀經卷！

陳妙常：是。（回顧潘必正，下）

〔潘必正起身注視〕

法成：姪兒，姪兒！

潘必正：啊姑母，姑母！

法成：你看什麼？

潘必正：（唱）這觀中真清雅好似世外桃源！

法成：是呀，此地十分幽靜，你且在此住下，安心讀書，待下科再去赴試。

潘必正：多謝姑母。

法成：只是這觀中素來清淨，律法謹嚴，諸事須要檢點！

潘必正：是，是！

法成：好，姪兒，隨我去到後堂用齋，與你洗塵。

潘必正：多謝姑母。

法成：隨我來呀！（笑）哈哈哈哈！

〔法成、潘必正、進安同下〕

第三場

陳妙常：（上，唱）

整日裏念經文精神乏倦，
回房來只覺得兩眼發酸。
靜悄悄獨對着孤燈一盞，
神案上一炷香嬾嬾將殘；
看香烟如絲縷綿綿不斷，
不由得心思亂勾起愁煩；
三年來在觀中斷絕俗念，
爲什麼這幾天心緒不安？
修真人原應是一塵不染，
却怎的妙常我難斷塵緣。
好似那平靜靜一池春水，

風吹起波紋萬萬千。（倚門看望）

螢火蟲光閃閃忽明忽暗，

抬頭看滿天星明月高懸，（走至簷下）

織女星與牛郎隔河相盼，

要等待七月七方得團圓。

這神仙倒不如人間美滿，

不能够成雙成對在花前月下把知心話兒談。

懶看雙星我把花兒看，（看花）

滿園中千紅萬紫鬥艷爭妍；

這花兒雖好就怕狂風捲，

那時節落紅滿地葉枯花殘！

我好似石榴花含苞未綻，

却被這暮鼓晨鐘誤了紅顏！（進房看看燈又看看經卷）

每日裏相伴着青燈與黃卷，

眼見得辜負了大好華年！

悶懣懣撫瑤琴聊作消遣，（整理瑤琴）

且把那『瀟湘水雲』一曲彈。

潘必正：（上，唱）

自從來到女貞觀，

好似夢遊入廣寒；

遙念嫦娥難對面，

近在咫尺如隔萬重山。

低頭想，抬頭看，

天上人間淒淒冷冷是一般。

月移花影微微顫，

不見嫦娥下塵凡。

趁月光信步兒來在白雲小院。

〔琴聲〕

潘必正：（低聲地）妙啊，原來是陳妙常在此撫琴……（走近陳妙常室隔簾看）

陳妙常：（撫琴，唱）

烟淡淡兮輕雲，

香靄靄兮桂蔭；

歎長宵兮孤冷，

抱玉兔兮自溫——自溫！

潘必正：（唱）這歌曲如怨如訴寄在琴弦。（悄然入室）仙姑彈得好琴！

陳妙常：（驚起）哦！原來是潘相公。

潘必正：仙姑，小生莽撞了！（打躬）

陳妙常：潘相公休要多禮，請坐。

潘必正：多謝仙姑。小生適才枯坐無聊，步月閒遊，忽聽琴聲響亮，不覺尋聲至

此；擾亂清興，還望寬恕！

陳妙常：豈敢。初學音律，指法生疏，叫潘相公見笑了！

潘必正：喏，喏，仙姑指法精妙，何必太謙！想那日小生自見仙姑，便覺超塵絕俗；今晚聽仙姑撫琴，更見高雅。只是琴韻之中含有幽怨之意，敢問仙姑

因何起下出世之心，來在這女貞觀呢？

陳妙常：唉，潘相公啊！